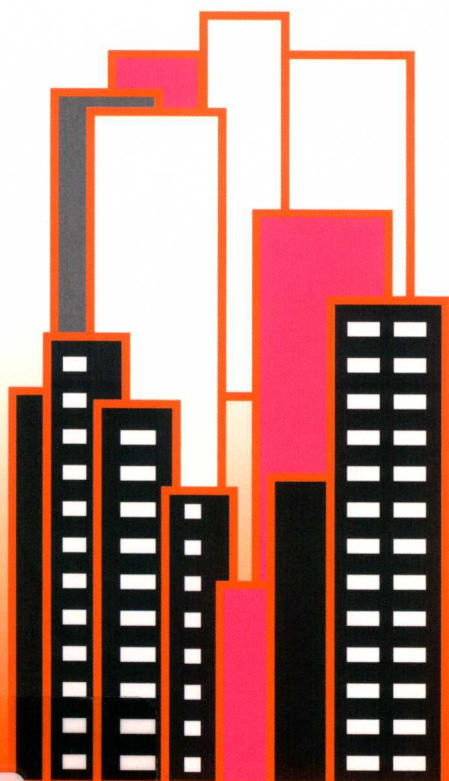


巨鹿文库

空无一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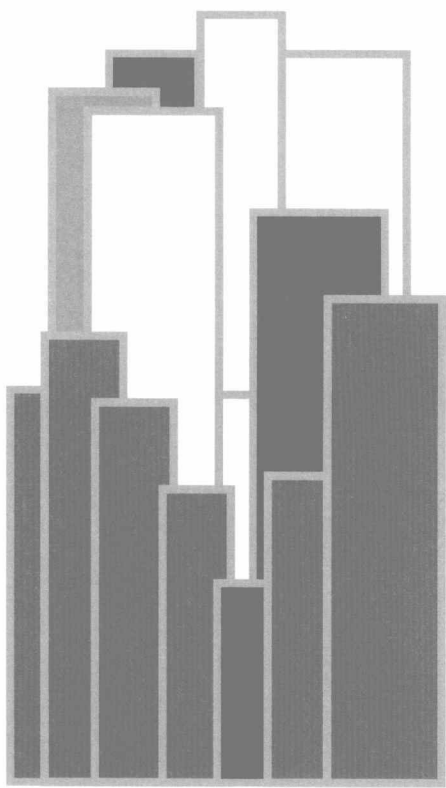
傅星 著



巨鹿文库

空无一人

傅星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无一人/傅星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9.3

(巨鹿文库)

ISBN 978-7-5458-1725-6

I. ①空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19587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高 巍

装帧设计 汪 昊

技术编辑 丁 多

· 巨鹿文库 ·

空无一人

傅 星 著

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印 张 9
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725-6/I·457

定 价 35.00 元

目录

- 1 空无一人
- 53 八音盒
- 115 你的光环不是梦
- 141 魔幻人生
- 201 这嘈嘈杂杂的日子

飘雪了。90后的小李子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，他的内心变得柔软起来。他说，飘雪了。没有人理他。70后的费加罗和80后的艾美都在电脑前忙自己的，费加罗在编书，艾美也在编书。小李子又说，飘雪了。费加罗突然抬头呛他，知道了，飘雪了飘雪了，烦不烦啊。费加罗是从东北雪原上来的，小李子是广西人，广西根本无雪，上海也少雪，因此天上飘雪了小李子多少有点新奇感。小李子无趣地回到了座位。一会儿他收到了艾美的短信：那个人怎么了？小李子回：昨夜肾亏。艾美回：呵呵。上午，小李子在走廊上看到费加罗缠着主任，主任50后，过两个月就要退休了。费加罗说你给个理由！费加罗堵着主任不让主任过，主任烦他，主任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，去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好弄的吧。小李子知道费加罗的图书选题报告又被毙了。

要下班了，小李子去洗手间清理茶杯。在洗手间他遇到了主任。小李子说，黄老师今晚在旺旺请吃火锅，主任去的吧。主任点头。小李子突然手滑，茶杯落地碎了。碎碴就如同散落了一地的星星。丽丽有次去景德镇玩，带来了几个青花陶瓷茶杯，每人送了一个。几年里，除了小李子的这个，别人的都打碎了。主任看着地上。主任说，哦也碎了。小李子和主任，还有一地的碎碴如同定格，不动了。小李子知道主任肯定也在想丽丽。

三编室的几个人去旺旺火锅店，雪还在下，街上很乱，天要黑了。

旺旺在不远的一个弄堂里，据说是违章建筑要拆。那家店用的是木炭炉，原生态。而且性价比也相当不错，大家常去，知道要拆，都很不舍。

老板娘把几个人迎进。老板娘说，黄老师早到了，你们怎么来？老板娘四十来岁，一脸的疲态。小李子问客人多吗？老板娘说，先前有一桌，吃完走了。现在就你们了。要拆了，还会有谁来？小李子问，哪天拆？老板娘说，下周吧。明后天我就打算关了。

包房在二楼，几个人上。

60后的黄君一坐在包房里等。抬头见大家进，也没有什么好的表情。

小李子说黄老师好。黄君一说怎么才来。小李子说飘雪了。黄君一不接口。黄君一已经把菜都点好了，一桌的菜，菜架子上也是菜。有澳洲雪花牛肉，还有鸡鸭血，看上去都很新鲜，这两样都是小李子的最爱。炉火很旺，麻辣锅底，满屋子香。黄君一是富人，他在外面写电视剧，挣大钱，有豪宅数套，太太女儿都在美国，吃用开销他都包了。对黄君一是没有什么好客气的，他要是请吃饭，那是一定要到场的。

几个人脱下外套，坐下，又饿又冷，不多说什么了，开吃。喝的是五粮液，通常就是喝五粮液，有时候还可以品尝到茅台。别的酒黄君一肯定是拿不出手的。几个人里面，主任会喝，黄君一老是吹嘘他会喝，可他的酒量肯定不如主任。费加罗一般，小李子一般，艾美说她不会喝，但有一次她喝了半斤茅台也没醉，小李子弄不清楚她到底

是会喝还是不会喝。

包房里有一种嗡嗡的声响，小李子找到了声源，那是火炉上端通风设备发出的。有点闷，空气不好，尤其是黄君一抽烟之后。小李子试了试通风口，感觉上不是太给力。他把设备上的开关调到大档，好像也没有用，他又去开窗，刚拉开一条缝，风雪就呼啸而入。费加罗抬头斥小李子，忙什么啊，关上关上！小李子赶紧关上，回到桌前继续吃。可就这一会的功夫，雪花牛肉片已经找不到了。小李子瞥了一眼在座的几个，除了黄君一，其余三位都急吼吼的，吃相难看。

一轮大吃之后，几个人都不怎么慌了，慢慢地直起腰来。费加罗说好吃好吃，主任也点头表示赞同，艾美说黑鱼片好像有点不太新鲜，小李子正在吃黑鱼片，他觉得一点问题没有，嫩，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。

这个时候黄君一表示他有话要说，他用调羹敲了敲碗边，叮叮几下，他要在座的都安静下来。

黄君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几个人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名堂，好像就是个普通的日子啊。黄君一看大家记不起来，就直说了：去年的今天，丽丽跳楼了。

主任拍了下自己脑门，啪的一下。小李子又和主任对视，两人心照不宣。那个茶杯碎了。是丽丽来了吗？小李子突然感到有点悚然。

桌上多了一副餐具，应该是黄君一有意摆上的，就当是给丽丽用的。这时候几个人都注意到了。那副餐具突然格格地响，随后整个房间也抖动了起来，光影在乱晃。艾美惊叫，怎么啦怎么啦？

楼外有车子驶过，鸣了两声，很快又平静了。

黄君一说就要冬至了，冬至那天，照规矩讲，死去的人是要落土为安的，今天叫大家来聚聚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想出个方案来，丽丽到底怎么办？

静场。费加罗清清嗓子说这个事情还是黄老师看着办，他们又不懂。黄君一听了就不开心了。黄君一说什么懂不懂的，丽丽的事就是大家的事，你不懂也得懂。还有啊，说好了啊，冬至那天谁也不准离开上海。落葬的时候一个都不能少。

费加罗又说，这个，我可能要请个假了，海南那里有个会。

黄君一说，不许，狗屁会，什么会啊会的。我说老费啊，那你不是和丽丽还有过一腿的吗，哦她死了，你就那么绝情，你就连她的落葬仪式都不去？哎你这个人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味啊。

费加罗想分辨，主任摆摆手制止了他。

费加罗喝酒，一杯，又一杯。

小李子原本在长沙也有个会的，索性就不敢再提了。

主任问黄君一，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具体想法。

那次在佘山拍戏看到个墓园，就在山脚下，很不错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交通也方便，自驾的话，如果从这里走，一个半小时肯定可以到了。去问了一下，三种价位，最低档的，十一二万的，卖完了，中档的，二十万左右，还有，也剩不多了，二十万朝上就不必考虑了。我看就买个中档的吧。

主任说佘山这个地方是好的，他的岳母前年走的，也是葬在那里，不过当时也就七八万一个，现在那么贵了。又说，那钱哪里来呢，社里肯定一分钱不会给的。

根本就没有想过社里，黄君一说，怎么可能？我看就我们几个凑凑吧，我呢，多出点，五分之二吧，余下的你们几个平摊，如何？

小李子迅速地算了下，二十万的五分之三是十二万，再平摊的话，他要支付三万。今天刚发工资，工资条上包括奖金统统在内，到手也就七千五百块。他的心头紧了一下。

为什么你要多出点，费加罗问黄君一，什么理由？

呵呵，那好啊，当然啦，我是想多点贡献的，不领情就算了，那就二十万五人平均分吧。

转眼间加了一万，小李子的心头又紧了。小李子喝酒，一杯，辣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恶狠狠地看着费加罗，真想把他掐死也弄个墓穴一道葬了算了。

艾美喝酒。艾美搁下酒杯。黄老师，艾美说，我有不同看法。

请讲！

丽丽生前是跟我说过，她是最烦墓地了。有一次我们俩驾车去苏州经过一个墓园，人多得不得了，刚好是清明。你猜丽丽当时怎么说？

黄君一喝酒。问，嗯？

她说她不敢死，想到死后，要面对这么多人，那她会吓醒过来的。她说她死后一点痕迹都不想留下，也不想再遭遇到任何人。她是认真说的，我觉得。那次我开车，车在墓园前的马路上被堵住了，根本动不了。然后我们两人就坐在车里看。还有人一直在敲车窗，卖花的，卖香的，卖锡铂的，反正都是在赚死人的钱。那天她的表情很怪，讲了好多遍，就是说她死后不想留下痕迹。

黄君一喝酒。

黄君一说，艾美啊，她这个话你能当真吗？这种胡说八道的话谁没有说过，就好比我和妈妈，先前口口声声说不要墓葬不要墓葬，后来住院了，以为自己来日无多了，就赶紧去福寿园给自己买了个豪华型的，差不多一辈子的积蓄都砸上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还有啊，就算不要墓葬，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？

艾美喝酒。艾美说，这个不是在商量吗？

是啊，是在商量啊，那我现在就是在问你，你还拿得出更好的方案吗？

或者我们思路打开些，小李子说，譬如说，树葬，海葬，还有这两年刚刚兴起的，钻石葬啊什么的。

黄君一伸手点了点小李子。小李子的话给了我启发啊，当然啦，海葬啊，树葬啊，这个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啊。丽丽的情况不一样，如果哪天她父亲找上门来了，问我们他的女儿呢？怎么说？说你女儿就是那棵树，说你女儿就是那阳光，那水，那空气，你女儿无处不在？

小李子说，他父亲不是消失了吗？

没错，消失了。但很可能人还在的对不对？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留有余地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个墓碑，他父亲好歹可以去那里哭上一场，丽丽有灵，或许还能听见。不过小李子，你那个钻石葬的想法，我倒是认为可以考虑的。丽丽的骨灰就在那儿，用来打颗钻石应该绰绰有余。这个事情我可以去了解一下，钱应该也不是太贵，二十万肯定是用不了的。不过，问题来了，这颗丽丽的钻石以后到底挂在哪个人的脖子上呢？

静场。几个人喝酒。一杯接一杯。

要不给你？黄君一对费加罗说，就冲着你们两个的那一段情，你也应该把她挂上吧。

费加罗喝酒。

或者是你，黄君一转向了艾美，闺蜜，呵呵，是闺蜜吧。丽丽的每一句上海话都是你教的吧，赤那赤那也是你教的吧。你把她挂在脖子上怎么样。哎，那你，到底是想要个蓝钻呢，还是要个红钻呢？

艾美喝酒，一杯，两杯。

艾美说，黄老师，我是尊重你的。

是是，当然，我知道你是尊重我的，所以呢，今天有机会，艾美啊，我是想多说你几句了，你呢，高智商对吧，北大的，有几个北大的？家境不错，长相也不错，可你为什么就那么孤寒呢，都已经是三十五六吧，还那么一个人单吊着，有意思吗？在这种风雪之夜，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那你怎么过。要是，呵呵，要是有个丽丽陪着你，那多少会好一点吧，那颗大大的钻石是有温度的，对不对？

黄君一阴郁地斜着眼看艾美。

艾美不喝了。她把酒杯倒扣在了桌上。

丽丽在场，黄君一说，用心说话，别都他妈的瞎忽悠。黄君一喝酒，三杯。

艾美突然起身，撞翻了座椅，有一碗汤也洒了。汤泼向艾美，她的身上立刻就被弄得一塌糊涂。小李子知道艾美在穿着上历来是很讲究的，一直都是名牌货。小李子递过湿巾，意思要她赶紧处理下。可艾美根本不理，她匆匆去衣架上拿了外衣和包出门。一会儿，外面的楼梯传来响声：咚咚咚。

主任责备黄君一，你满意了？

丽丽是黄君一带来的，黄君一是在去福岗的邮轮上认识丽丽的。那个凌晨，黄君一上甲板看日出，丽丽也在。太阳出来了，甲板上的都在拍照，就丽丽不动，坐在那里发呆。黄君一觉得这个女孩有点特别，就上去和她搭讪。丽丽说她老家是淮南的，在上海传媒大学读研，就快毕业了。这是最后一个暑假，出来玩玩。丽丽知道了黄君一是出版社编辑，就问能不能进出版社工作。黄君一说一切皆有可能。

甲板上风很大，丽丽的脖子上缠着一条黄丝巾，太长了，丝巾在空中舞动，妖孽一般。丽丽死后，黄君一追思丽丽，他几次谈到丽丽的那条黄丝巾，他说，丽丽后来找他，其实他已经完全记不起她是谁了，好在丽丽来的时候，脖子上仍然缠着那条黄丝巾，这才想起来是在邮轮上认识她的。

丽丽的父亲外出打工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时丽丽才三四岁，她一直跟着母亲过。母亲在丽丽读中学时病逝了。主任问，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丽丽说，没有亲人了。地荒了，房子也快倒了。不过，她还是想找到父亲，她觉得父亲还活着，父亲有时候会托梦给她，那是个英俊的，长得有点像成龙的男子，会武术。

主任就当着丽丽的面跟黄君一说，蛮可怜的，那就留下她吧，试用半年再说。

费加罗很快就看上丽丽了，费加罗想泡哪个女人，基本都能上手。小李子和费加罗同事，其他的都好，就是他想泡的妞都被费加罗泡了，小李子很绝望，说起来都是泪。小李子其实蛮帅的，可是和费加罗比起来还是不够帅，还是有不小的距离。

有一天小李子大清老早起来了，他要出差，赶头班飞机。他拖着拉杆箱轰隆隆地走在马路上，抬头居然看到了费加罗和丽丽，他赶紧闪到暗处。丽丽穿得很多，裹得严严的，费加罗似乎是夏装，敞着怀，两人如同来自不同的季节。丽丽倚着费加罗走，进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茶餐厅。在进入茶餐厅的那个片刻，费加罗亲吻了丽丽的脑袋。那时候小李子和费加罗两人的租房相距不远。

小李子后来跟费加罗说了，那个早上看到他俩了。费加罗说，怎么回事，你跟踪我了？小李子笑。费加罗说，你别跟，你没戏的。小李子还是笑。小李子说，你要当心点，丽丽不一样，她看上去不是那种随便玩玩的人。费加罗沉默。然后费加罗说小李子你懂个屁，其实他比丽丽要认真一万倍。小李子看费加罗，看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脸的痛苦状，他知道这次是不一样了，丽丽好像是扎在他的心上了。费加罗烦躁地把烟屁股弹入了桌边的废纸篓里，一会儿就冒烟了，小李子赶紧倒下半杯水灭了。

小李子去追艾美，还在下雪。在弄堂口，他看到了艾美。艾美在拦车。没有车子理她，她的一只手臂就那么悬着，感觉上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，看上去像个绝望的弃妇。

小李子走到了艾美的身边。小李子说，艾美姐，主任要你回去。

艾美手上有一根烟。艾美在哆嗦，看到小李子过来了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抽烟。

回去吧。

艾美站着不动，她的身上和头发上都是雪。沿街商铺都关门了，商铺上住着人家，那些人家还亮着灯。雪片在灯照下舞动，失去了

颜色。

黄老师他是什么意思？艾美问。

他就是喝多了。

每次提到丽丽，他总是对我阴阳怪气的，好像丽丽是我害死的一样。你听听他讲的那些话多难听，谁能受得了。

是的。

今天这个日子我真是忘了，你也不记得了吧。

小李子点头。下班时那个茶杯碎了，他想说的，可是忍住了。他有点担心，这个灵异事件会让艾美紧张。

那天是谁告诉我的，丽丽跳楼了，是你吗？

是的。

对的想起来了，我在思妍丽做脸，你突然来了个电话，你说丽丽死了，跳楼了。

嗯。

丽丽一直在吃药的，你们不知道我知道，我最清楚不过了，先是百忧解，百忧解疗效不好，又换了黛力新。吃黛力新以后好点了，晚上可以睡上几小时了，可后来月经又不来了。

这时候有一辆出租车驶过，艾美突然别过小李子扑了上去。司机急刹，车轮在冰路上打滑，几乎绕了个S形才刹住。司机摇下窗破口大骂，臭婊子想死啊，就是要死也别死在我的轮下啊！艾美任其骂，一句不解释，然后她也不想坐那辆车了，又回到了路边抽烟。

丽丽最后租的那个房子在中环外，破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。月租四千元，六楼一室户。小李子去过两次，都是去帮丽丽干活

的。从那家的阳台上看上去也都是些破楼，毫无亮点。丽丽问怎么样？小李子说实在不怎么样？丽丽说，看了好多处，这里还算不错的。她又指着楼下说，那里有好几株桂花树。正是桂子飘香季节，小李子闻到了。丽丽说小时候她妈妈常会做桂花糯米糕，那是她最喜欢吃的。

后来丽丽在办公桌上，就会有桂枝插在小玻璃瓶里。艾美和黄君一都喜欢，费加罗不喜欢，他说鼻子过敏，费加罗搓鼻子，打喷嚏，泪眼汪汪的。丽丽对费加罗的过敏症完全置若罔闻。谁也别动她的桂枝，那是她的乡愁。

丽丽那天下午从六楼阳台上纵身跃下，没有桂花，季节不对。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冬季的下午。凄风苦雨，阴冷，空气中什么味道也没有。丽丽跌落在水塘里，趴着。据说她在下坠的时候，先是撞在了四楼人家外伸的晾衣架上，后来又被三楼的花架挡了一下。丽丽的着落点有些偏，楼下人的第一反应以为是隔壁单元有人跳了下来。小李子去处理后事，有个老太揪着他不放，她要小李子赔她的晾衣架，老太说她还要活下去，少则三四年，多则七八年，肯定不会跳楼死，没有晾衣架怎么过日子？

黄君一叫小李子跟他去殡葬店，黄君一说挑个盒子。那家店真是很高档，灯光柔和，盒子一个个地陈列在那里，如同艺术品。小李子看，发呆。黄君一也是。有店员要上来介绍，被黄君一挥挥手赶走。黄君一直呆呆地看，好久，他才问小李子，你觉得哪个好。小李子说，都好。黄君一不满的斜了小李子一眼。小李子后来指了一个五百元左右的橡木材质的说就这个吧。黄君一不理小李子了，就当他没跟

来一样。

黄君一给丽丽挑的是一个金丝楠木的莲花盒，图案的设计很美，大片的荷叶开阔舒展，两个花朵摇曳生姿，造型和做工看上去都很讲究。盒子要一万块。黄君一掏钱买，拉卡。黄君一说，这个算他个人的，要小李子不要在编辑部声张。小李子说知道了。小李子打开盒盖，有一种异样的芬芳令他晕眩。

买盒子的那天，丽丽已经躺在殡仪馆了。小李子抱着盒子上了黄君一的车去殡仪馆。他一路上都是处在超现实的状态中。

小李子拽着艾美回到包房。艾美垂着眼，落座。她的身上污迹斑斑的。别的人都在发木，都没有什么表情。艾美问小李子，吃什么？小李子看到炉火已经灭了，小李子喊老板娘，喊了几声没有反应，又起身下楼去。

刚才上楼的时候，大堂里还亮着灯，可现在居然全黑了。小李子摸黑去了后厨，好在那个地方还亮着一盏小灯。老板娘在清理冰箱。老板娘见小李子来就问有什么事，小李子说没炭了。老板娘就顺手扔了一包炭给小李子。

老板娘说，十点钟一定要结束的。

小李子说好。一定。

小李子出。有几只流浪猫他脚边窜来窜去的，他突然担心起这些猫来，旺旺要关了，它们吃什么。那几只猫驻步，看小李子，以为他手上是吃的。黑暗中有几只猫眼特别的明亮，小李子突然想到他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，因为它们都有九条命。

黑。小李子从后厨出来之后，找不到方向了。他原本是想上楼